





德國 特效 新藥 梅 濁 剋 星 五淋 白濁 一盒 斷根

素來聞名努於慈善事業之朱子橋，近忽參加政治活動，最近付代表上  
海廢止陳大同等留督赴廣州，向當局勸阻二陳戰事，及說明今後不能再  
啓內戰之理由，頗受當局之賞信，鼎沸方面之陳濟棠反對尤烈，肅氏朱要  
則順逆迥別是非，審利害之必作反面之工具，言時聲色俱厲，至陳氏在  
席間談話，較為緩和，但話中有骨，他說「濟棠守上有責，誰侵犯廣東不  
妨與之周旋，至於內戰」云云，鄙人恕不明瞭，「朱子橋傾軋之下，卽匆匆回  
粵，計與友人談及此行經過，說我誠不知順逆是非，但知愛民害民，外事  
內憂到如此田地，還要戰爭，是誠何人說？」，「蕭何成越老越糊塗，  
陳濟棠想做土皇帝，」聞者以為章回小說之回目云。

在二八兩號發生暴日利用飛機，  
 開闢北處鄧輝彈轟炸，以致繁華區域，  
 盡成瓦礫之場。北火車站亦被轟毀，  
 機車受損者達七十餘輛。自戰事起，  
 路軌修復，照常通車，惟是項  
 損壞機車，仍在廠中，迄未修理，以  
 致車輛行駛，頗感缺乏，近有法商某  
 廠擬承辦是項損壞之機車，惟該  
 路局長陳與黃因有某種原因，不允  
 與之訂立合同。該商遂託某開人，  
 於鐵道大長官仲鳴來處之際，為之  
 說項，曾氏以損壞之車，必須修理，  
 如價格相照，可以交辦修理。該商亦願  
 以最低之代價承辦修理，遂訂價  
 格為五十萬元。曾氏當即留一手，而  
 致陳局長，飭令照辦。陳氏曾次長  
 命後，遂即轉飭車廠管理員，將損壞  
 車輛悉數交車廠修理，俾便即日修  
 理。詎車廠管理員，為一英國人，因

所擬九遺殃也。某軍之酒家獨不戒，說者以爲造物抑何賄賂。不料日前大風，隨風勢而延燒，火燄熾勝，不可收拾。竟將某軍惡習隨之身家，付諸全部。其猶某軍以之爲樂，從此雖然無依，終日愁歎，可知造物非無知也。特選早有別耳。〔際寒〕

浙省故撫，匪徒出沒後，有邊防司令之組織，阻拒撤調司令，以任保安處長，祇顧省省當局，使彼省爲難。自熱河湯氏任保安處長以後，崇擬溫台之雷高職，浙省近來安靖，邊防司令部，實無設立之必要，經費每月四五千元任保安處長，以遺難之難。由是觀如麻城之賊，得以稍戢，而浙省民衆，亦頗不亦可節省，毋必增民衆。歟是當謂諸君民，居民，對於汪氏，亦頗不亦可節省，毋必增民衆。歟是當謂諸君民，

電力公司、爲美國電業託辣斯  
東方代表、從前用八千一百萬兩  
實工部局電氣廠及其營業區域、  
知不能獲利、必須向外發展、開北  
南市瀝西爲其口頭之肉、希圖遠  
而後快、恰巧開北公司自己不能  
作、又經兵燹之後、勢將破產、銀  
界聞人李麗孫等以爲有機可乘、  
開聯結電力公司、一面遊說開北常  
局、想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、訂立  
五年租股合同、攫取營業權、實行  
一步併吞計劃、幸上海市公用局  
局長周君計不子亥、其妻某氏

[illegible]

各公共汽車車相碰，有「天壤之別」，三里許抵車站，遂復輕挑待憑乘，而乘預備之人力車，高橋本有公用局以東漢之車，全部移此，且於泥上包着以輕波而過，全體體力車者約二十餘人，各負負前進，綿延達里許，行約三四里，復抵橋上車止，者成排三四里，徒步沿橋西進，薄、易於生厭、所以西新橋北濟華堂藥房，特向揚州三和製醬廠，運到大批什錦菜、甜醬菜、乳瓜、蘿蔔頭、賽海上人十之口，且裝桶精細、久藏不壞、旅行攜帶、十分便利、即贈親友爲上品禮物、使人滿意、至於定價低廉、其餘他處、也蓋揚州醬廠早爲譽譽、而三和公司、聘請高等技師、尤能精益求精、出妙、甲於天下、凡陽嘗之者、莫不快其菜而有不克、口無餘之概、聞各大南貨號及先施永安新新三公司均有代售批發云。

法租界呂班路二百三十九號街面  
號，其尊翁年已七十有四，忽於左  
下大腹隱隱作痛，動作則痛作，出  
則痛止，西醫斷爲腸中生瘤，在注  
有割治，年既甚高，萬難任割，則  
無辦法，吳耀庭君與余相知有  
稔，股友有病，總承介紹余治，據喜  
有緣，所治頗奏功效，因此倍見信  
吳君在大中華任司庫，願君任接


 樂能  
 新老白濁  
 一盒斷根  
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 
 淋病聖藥

每打一只 每箱四只  
贈完截止 本埠為限  
各經售處 均有代贈  
原箱購買 不取運費

烟台啤酒品勝舶來夏令飲之有益衛生

上海義成公司總經理 同孚路一七一八九號  
電話三一四四三號

神怪分誕之說，屬其間。然總不盡爲影牒中，如左慈以術得鯢，王吉匿影杼欄，均出於搜神記。惟搜神記中于吉作于吉耳，由此類推，可知其文無來歷也。指傳演義一書，其事尙遠不如三國演義，前半所載尙與宋史本傳無異，其乖謬，佛僧馳鳥，轉世投胎，是從羅摩上代此想當然之記載，其說怪而不值通人一哂，然迷信小說，在當時固不足深責。宋人吳堅志，亦謂伯公係久病，暫時脫身，可證語流傳由來未久，古今時載筆士，對於一代之大人物，往往疑其生有日來，正且然。况得史乎？至

不自顧成府之比擬，尤覺不目忽不成服之意，致洩讀者及雖已排者製成紙版、未排者原稿俱在，指出由手民於照錄之中，搶出惟有適在發排之書五回，不及擲取，但付焚如，不留隻字，及後駭聲有來訪余，詢及沈駿石君無刪本，余以生平隨筆起見，無論詩話、古文篇卷，實具其底本，初爲長篇，尤甚其無暇及此。沈駿石君不得已，以補遺爲請，本筆資白金，余却之不從，爰索回全書，審閱一遍，始復下筆。融會前後華夢另一體裁，意在使後爭相傳誦。

定章，當通知線裝，半開月而成，雖仍出自一手，幸而無咎弊痕，然而構思之艱，落筆之苦，實未有過於此者。祝融氏誠惡作劇哉！瓊海上緊筆奉出書，初版在即閏五年二月，而至五月間已再改，而指迷鑑，初名黑鼎中之黑鼎，雖亦社會小說，命意佈局，則又與繁華夢十姊妹等，各不相侔者也；若有各家雜糅者，則著于西湖墨戲生口者，悲江湖墨戲生口者，受惑者每不知其底蘊，爰作黑鼎大觀一書，爲之直揭其隱，出版

作聲。音若宏鐘，響徹豁谷。中有  
一洞可四尺，泉水涓涓，自洞中  
滴出。余等立洞口，四瞻山中怪石  
巖壑，雄峙如宮闕，或壁立如城垣。  
九如掌，或說利如劍，其色或碧或  
赤，或蒼渾沌，或白如削雪，千態  
百狀，不可方物。真有「前山桂牙怒  
相山」中，出變龍洞，起嶺東進至  
兩崖相銜，中貫一洞，瀑布淅瀝，  
瑟瑟可聽；眺望遠山，峯巒拱合，林  
影參差，隱約可辨。下方石窟，至此  
已極精神，一振過道，達下方村時，已  
即宿於村人家中。是晚，同儕

益精進，開陳倉廩等組繡紉紬畫卷，  
一年兩度，閱會展覽。先生作品，後  
學引為津梁也。擅作山水，意境高逸  
，山水中著一二竹枝，尤覺幽蕩不可  
方物。仕女亦娟秀，惟花井不常作人  
，擬為一片滿城風雨，圓便而尺幅之  
地，而自饒風雨荒寒之致，尤為傑構。  
書、歲乃長車赴燕。

言情小說

醜陋底愛情 (三)

(吾退)

(七)她應該來望你一回

過了三天，可人的身子仍然熱得發燥，不出汗，他母親很擔憂，並且見他不想吃些東西，心中自然非常的着急，打算去請一個醫生來，診診脈，開一張方子，破費幾個錢，搥幾帖藥給他吃，使他這病早日就好了。可人自己也沒有這樣想，料他母親很爲他着急，必定領頭買幾地下市所最重價的藥，去請醫士，也更了

(一) 水滸

以水滸傳之三十六人，與宜和遺事所殺之三十六人相對照，亦小有不同。天聖中有解珍解寶，宜和遺事中無之；張橫在水滸傳中，列名天聖，而宜和遺事之天聖中，則並無其人。(後雖云此入與呼延統一同落草，但是否在三十六人中，並未言明，可參閱前述各條。)宜和遺事之三十六人中，有火紅柱張榮，摸著宋桂子病尉遲孫立三人，張榮之名，不見水滸；杜千一水滸作摸著天杜孫立，則地孫而非天聖也。他若托塔天王之作鐵天牛，吳用之作吳加亮，水滸傳謂加亮乃吳用之子，宜和遺事則還稱吳加亮，未嘗言其名吳用也。(盧俊義之作李進義，李俊之作李海，浪裏白條之作浪裏白跳，余所藏自有十五回本水滸傳，亦作白跳，非白條也。)阮小五之作阮進，阮小五之作阮通，關勝之作關必勝，吳鉉將董平之作一撞直董平，病關索楊雄之作玄鐵索玄雄，沒沒高張龍之作沒沒高張青楊雄之作楊雄，雙鞭魯班柯之作雙鞭班呼延，船火兒張橫之作沒沒高張橫，苗公孫苗公孫之所不名者，聖聖與天王三十六人贊，其姓名渾號，與水滸傳較為接近。類亦有不盡吻合處，茲不贅述。

水滸傳將火紅柱張榮與一丈青張橫，合爲一人，爲改其渾號曰船火兒張橫，別將一丈青之渾名，屬之三娘。此水滸傳中之所以無張榮也。

無夾衣不足禦冷，故北山誠避  
地也。

畫苑人物志

(三) 樊少雲 (鄭逸梅)  
多名畫師樊少雲先生其「焉」名浩氣，崇明人，蓋僑寓吳中者

「呵！蜜絲瑪，是了，她應該來望你一回。」

黃冰看了可人的病後，配了半瓶藥水，給可人服了。他說：「這是時症，沒有多大要緊。不過懶懶可人脾氣飲其須何列小心。」

「何以見得沒有情人來望我的病，也許就要來了。」可人強笑着回答他。

本報自改為日刊以後，決計大加革新，精益求精，自一千〇一號（即本月廿一日）起改變排法，增加材料，並

內各大著作家徵得傑構多種，同時刊出，以饗閱者，現已接洽定奪者如下，（一）孫玉聲著「溫語話舊錄」，（二）陸澹齋著「落花流水」（三）張翰予著「摩登小史」（四）謝玉岑著「清詞話」（五）朱其有著「黃龍印頂錄」（六）陸澹齋著「墨林新語」（七）王小逸著「天外奇書」此外尚有程瞻廬順道小說，金支君之點點，胡石君「黃龍雲之名人軼事」，朱大可之新詩話，鄭逸梅之小品文字等，均係精心結構之作，又自一千〇一號起，凡所刊材料，視未改革前增加至四份之一以上，至於編排之法，尤當力求新穎美觀，務使閱者十分滿意

(七) 她應該來望你一回

過了「一天」，可人的身子仍然熱得發燥，不出汗，他母親很擔憂，並且見他不想吃一點東西，心中自然非常的着急，打算去請一個醫生來，診脈服，開一張方子，破費幾個錢，撮幾帖藥給他吃，使他這病早日就好了。可人自己也這樣想，料他母親很為他着急，必定情願破費她平日所最重視的金錢，去請醫生。他便打定主意，去請黃冰來盡一趟義務。

他倚着枕頭把鉛筆寫了一張字條，交給他母親，託人送到黃冰的家裏去。

黃冰果然來了，見了他，便向他取笑。

「害病太冤太寂寞呢，怎麼沒有個情人來望望你？」

「何以見得沒有情人來望我的病，也許就要來了。」可人強笑着回答他。

「呵！蜜絲瑪，是了，她應該來望你一回。」

黃冰看了可人的病後，配了半瓶藥水，給可人服了。他說：「這是時症，沒有多大要緊。不過懶懶可人脾氣真須特別小心。」

刊出，以纂輯者，現已接洽定奪者如下，(一)孫玉聲著『滄庵詩集』，並  
附錄小史，(四)謝玉岑著『清詞話』，(五)朱其石著『黃龍論印瑣錄』，  
詩話，外逸稿，此外尚有程繼昌輯明道之金，李鶴村之點點，胡石子  
著『天籟庵集』的小品文字等處，均係關係心結轉之件，又有一千〇一號起  
份之一以上，至於編排之法，尤當力求新穎美觀，務使閱者十分滿意。